

再回心中的故乡

■王垣媛 王景南

“爸，这个心愿我来帮你完成。”梁研对父亲说。

今年夏天，梁研利用休假，陪梁晓光踏上了“回乡之旅”。原本他提议乘飞机前往，但是梁晓光执意要坐火车。他说，当年去的时候就是坐火车，现在还想再回味一下入伍时的感觉。

出发前，梁晓光特意把珍藏多年的相册找出来带上。相册里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，记录着他在马兰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梁晓光说，那是他和战友们的青春。

在火车上，梁晓光拿出相册翻看。有一张照片，引起了梁研的注意。那张照片上，梁晓光站在戈壁滩，军容严整。平时照相爱笑的他，此时表情格外严肃。

梁晓光说：“当时，我刚经历过生死考验……所有人整了整帽子和军装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好在最终化险为夷。”

再翻一页相册，是梁研和父母在马兰的合影。梁研跟着父母在马兰生活了6年。他至今清晰地记得马兰广场上“艰苦奋斗，无私奉献”8个大字。

尽管这里生活环境有些恶劣，沙尘暴经常袭来。但在他的童年记忆里，印象更深刻的是远处洁白的雪山、墙边盛开的野花，以及去小溪抓鱼快乐场景。

在一段段回忆中，火车抵达乌鲁木齐。从乌鲁木齐到马兰，还有几个小时车程。梁研向父亲提议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赶路。可是，吃过饭后，梁晓光就催促梁研出发了。

客车驶向戈壁滩，越走越荒凉。放眼望去，到处是粗糙尖锐的碎石砂砾，骆驼刺附着其上。大片的灰黄色连绵

不绝，为数不多的亮色是偶尔闪现的几簇马兰花。

父子俩抵达马兰时，已近傍晚。梁晓光的一位老战友，已在车站等候多时。见到老战友，梁晓光格外兴奋，旅途的疲惫都消散了。当晚，两人细数着往事，一直到深夜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子俩就早早起床出发前往老部队。部队已经搬迁，营区旧址非常安静。梁研记得，以前家属院每天都格外热闹，邻里关系很亲近。一到饭点，孩子们就会端着碗串门，他总能尝到不同的美味。

1996年，梁晓光转业。一家人离开马兰前，邻居们都出来送别。这家塞几个苹果，那家送几块糕点，行李箱被大家塞得满满当当。上车后，梁研的母亲把身体探向窗外，和邻居们挥手道别。汽车启动后，母亲不住地抹眼泪。在马兰生活的这些记忆，如同一粒种子，就这样种在了梁研的心里。

多年后，梁研如愿考上军校。开学前，梁晓光特地为他张罗了一场“升学宴”。那次，和梁晓光同一批入伍的战友几乎都来了。大家坐在一起，升学宴宛如一场“班会”。

“梁研！”梁晓光的一名战友举杯，“看你考上军校，我们发自内心地高兴。不管走到哪，都要记住你是马兰人，要把咱们马兰人的作风坚持下去！”

梁研站起来，向老兵们承诺：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”

梁晓光提议所有人再唱一遍《马兰谣》。

“有一个地方叫马兰，你要寻找她，请西出阳关，丹心照大漠……”当熟悉的歌声响起，唱着唱着，梁研发现所有

人都哭了。

毕业后，梁研分配到海军某部。宿舍屋后的一棵棵白杨树，和石头上刻着的“艰苦奋斗”，与记忆里的马兰很相似。这里虽然没有马兰的风沙和戈壁，但是那些年山上蛇虫鼠蚁时时出没。早晨起床后，官兵都要先倒倒作战靴，因为里面经常有虫子跑出来。

梁研觉得官兵乐观的性格和“马兰人”非常相似。他在这里扎根10余年，单位连续9年获评先进，大家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重返马兰的最后一程，父子俩来到了马兰烈士陵园。两人刚下车，天空就下起了小雨。道路两旁茂盛的白杨，为戈壁增添了色彩。两人走走停停，来到陵园深处，四周一片静穆，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。

父子俩在烈士纪念碑前庄严肃立。“整理着装！”梁晓光突然出声。

“敬礼！”梁晓光大声喊出口令，父子俩同时举起右手。

那一刻，梁研禁不住热泪盈眶。高大的白杨，站立在路的两旁，无声守护着这片热土。40多年前，梁晓光和战友们亲手栽下了它们。经年之后，它们变得坚韧挺拔，郁郁苍苍。马兰，是梁晓光人生的特殊烙印，是心中的故乡。再次回到马兰，圆了他多年的心愿，也让梁研再次感受到那段岁月的温度。

从马兰回到单位后，梁研把这一路的见闻整理成课件，讲给身边的官兵听。前不久，他拨通父亲的电话：“爸，您知道吗？大家听了都很受教育。”

梁晓光非常欣慰：“好啊，能把马兰精神传递给更多人，我和战友们便再无遗憾了。”

迷彩军娃

不久前，伴着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载着军属和军娃的大巴车缓缓驶入绿树掩映的空军某旅营区。“妈妈，原来这就是爸爸工作的地方呀！”孩子们眨着眼睛，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。军人子女夏令营活动的条幅，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着。

“家庭是支持官兵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后盾。关心军人后代成长，能够帮助官兵更好地投身练兵备战和部队建设。”空军某旅领导说。

我有许多“战友”

“爸爸，你给我报名夏令营了吗？”刚放暑假的铧铧，急切地打电话问爸爸，“我和战友商量好了，这次我们还要在一个班！”

铧铧口中的“战友”，是他在去年夏令营时认识的军娃。两个小家伙当时被分在同一个班，住上下铺。

铧铧报名成功后，便掰着手指数日子。可报到那天，他才得知，因为今年报名人数增多，班、排的分配将按照年级来区分。

“班长，我想和我的战友住上下铺。”铧铧望着带训班长。

“那你知道‘战友’的意思是什么吗？”带训骨干蹲下来，看着铧铧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“我爸爸说，和他一起工作的叔叔们，都是他的战友。”

“不错。在部队里，战友是大家共同的名字。不管大家是不是在同一个班、排、连，我们都可以互称为‘战友’。今年你可以认识新的小伙伴，他们也会成为你的战友呀！”在带训骨干耐心引导下，铧铧失落的情绪渐渐缓解。

也许是小朋友爱玩的缘故，铧铧很快就和班里其他军娃建立了友谊。大家一起训练，互帮互助。在短短几天里，“一群人”大致有了“一个人”的样子。

“爸爸，这次队列会操，我们班拿了第一名！”队列会操结束后，铧铧给远在驻训地的爸爸打视频电话，特地将奖状放在镜头前展示。

“儿子，你真棒！”得到爸爸的夸奖，铧铧的小脸蛋上充满了自豪。

拥抱蓝天

■瑞滢

动。在学习和训练中，他慢慢了解了军人的职责使命，也体会到了爸爸工作的不易。

次日上午，宋排长带着孩子们来到扶眉战役纪念馆。山风微凉，军娃们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。大家走到扶眉战役烈士纪念碑前，整齐列队，向烈士致敬默哀、敬献花篮。随后，孩子们进入展厅，聆听战斗故事。

“我觉得前辈们真伟大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没有像爸爸一样的无数军人的付出，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今天晚上回去，我想给爸爸写封信，告诉他，长大后我也想像他一样当兵！”亮亮自豪地说。

“我也要当兵！”军娃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起来。

看到孩子们能有如此收获，宋排长欣慰地笑了。

今天大家的生日

“班长说，今晚给咱们准备了惊喜，是什么呀？”这天，几个军娃在宿舍里讨论着。这时，宿舍的灯突然熄灭了。

“是谁把灯关了？好黑呀！”孩子们像小鸟一样，叽叽喳喳。这时，走廊里响起了生日歌。

“今天是咱们的集体生日会！”带训骨干看着孩子们，将摆放在生日蛋糕的小车推上来。

“在部队，战友过集体生日时，会一起吃蛋糕、唱生日歌，像一家人一样。”带训骨干说，“孩子们，今天我们把夏令营结束的日子，当作大家的集体生日。希望以后不管在哪儿，你们都可以把在军营里学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。”

夜色渐深，孩子们边吃蛋糕边嬉闹。军营生活究竟是怎样的？经历此次活动后，相信孩子们的心中都有了一些答案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中也会有人走入军营，拥抱属于自己的蓝天。

长大后，我也要当兵

熄灯后不久，宿舍响起了轻微的鼾声。看着白天活力四射的军娃们逐渐进入梦乡，宋排长走到窗前，借着月光将白天外出参观博物馆时给孩子们拍的照片和视频，一条条发送给家长。

“亮亮对历史很感兴趣，参观时还给其他孩子讲解呢。”宋排长给亮亮的爸爸王卫飞说。

千里之外，刚刚结束任务的王卫飞，看到消息欣慰地笑了。

夏令营报名时，亮亮一开始还有些不情愿。“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爸爸每天都在干什么吗？这次正好可以感受一下。我听说还要带你们去博物馆参观呢。”王卫飞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亮亮来了兴致。“真的，你来体验体验嘛，刚好也让你妈妈休息一下。”王卫飞说。怀着好奇，亮亮参加了此次活

家庭秀

爸爸的奖章，挂在胸前
太阳般闪耀
爸爸
奖章在发光呢
我要快快长大
穿上和您一样的绿军装
等到我的胸前也挂上
金色的奖章
爸爸，妈妈
请为我自豪吧

陈 玮 配乐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武警重庆总队举行“铁心向党铸忠诚”主题文艺汇演，并设置“好警官、好战士、好文职”颁奖环节，邀请家属前来见证荣光时刻。图为汇演结束后，一级上士唐云的儿子好奇地摸着爸爸的奖章。

王 胖 摄



上岛团聚

■唐俊

自己的担心。

电话那头，熊映红陷入了沉默，然后缓缓说道：“别担心，我不怕，孩子也想你。咱们说好在岛上团聚，我就一定会来的。”

那年春节前，一家人第一次在岛上团聚。熊映红带着孩子，为了减轻负担，将行李减了又减。可上岛不久，她还是非常不适应。

一家人第二次在岛上团聚，是次年春节。熊映红牵着老大、抱着老二，又是一路艰辛。见到母女三人时，潘雄心中涌上阵阵感动：“一路辛苦了。”

“不辛苦，你在哪，咱家就在哪。”熊映红脸红扑扑的，骄傲地说。

雷达站外，海面湛蓝，辽阔无际。第一次来到海岛，谁都会忍不住为眼前的景致发出赞叹。不过，对熊映红来说，初次来这里的新鲜感已褪去。这条探亲路，她来回回走了7年，这片大海见证了她的勇敢和付出。

每次团聚或平时打电话，潘雄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家庭的亏欠感。同样的情感，他的战友也时有流露。大家既想让家人上来团聚，又担心舟车劳顿、路途艰辛。他们面前的这片海，见

证着这些“守岛人”的青春，也考验着他们的意志。好在军嫂们都非常体谅自己的丈夫，默默撑起了家庭。

这些年，雷达站旧貌换新颜，官兵告别了潮湿难耐、漏水多虫的老营房，生活设施有了很大改观。新的家属来队房落成后，家属来队探亲更加方便。



谢林枫 绘

情到深处

不久前，军嫂熊映红带着两个女儿又一次踏上了探亲路。从家所在的城市出发，换了数次交通工具，她们离繁华越来越远，距团聚越来越近。

这天，船离码头后，风和日丽，海况良好。即便这样，到熊映红的丈夫潘雄驻守的海岛，还需要两个多小时。

潘雄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助理工程师，驻守在一座海岛雷达站。7年前，潘雄调到这里，开启了守岛时光。潘雄那年出发时，已临近春节，夫妻俩约定在海岛过团圆年。

岛上环境艰苦，潘雄早有耳闻。临行前，他作了很多准备，可真正踏上这段路途，才有了深刻体会。一路上，经历着汹涌的海浪，崎岖的山路，潘雄反复在想，妻子要是来，她既要拿行李，又要照顾老大，还怀着二胎，能不能承受得住？

情感的天平，一头是想念，一头是心疼。潘雄陷入了纠结。

“要不你今年别来了，路不好走……”和妻子通话时，潘雄说出了

半场电影

■门建新

那年那时

那年休假探亲，经邻居介绍，我第一次与妻子见面。我们彼此性情相投，有种相识恨晚之感。

时间转瞬即逝。很快，归队的日子临近了。“如果有时间，可不可以陪我去县城看电影？”那天，妻子问我。

县城离我们各自的家大约20公里，我便骑自行车载着她去。那次，我们观看了一部抗日题材影片。妻子被影片中八路军战士浴血奋战、英勇杀敌的情节深深感动，还时不时抹眼泪。

后来，在我们恋爱的两年多里，只要我休假，妻子定会让我陪她去县城看电影。妻子说，她从小就爱看战争片，我军战士们冲锋陷阵、与敌殊死搏斗的场景非常震撼……

婚后，妻子把主要精力放在料理家务、照顾老人上。有了孩子后，她更忙碌了。“我尽心维持咱们的小家，你安心在部队工作。”妻子的话诚恳而真切，令我动容。之后几年探亲，妻子再没向我提起过看电影的事。

有一年休假归队前，我看着正在帮我整理行李的妻子说：“反正要到县城乘车，要不我们一起去？”这样既可以陪你看电影，也不耽误行程。”妻子开始有些犹豫，随后笑着点点头。

尽管县城的汽车站离电影院不远，但由于我所乘班车发车时间与电影放映时间有些冲突，我只陪妻子看了半场电影，就不得不提着行李离开。妻子执意要送，被我“按回”座位上。她只好说：“那你去吧，干好工作，我和孩子等你！”我们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随后的几年，每逢探亲归队前，看电影成为我和妻子的“必选项”。正因如此，电影院也经常成为我们分别的场所。妻子开玩笑说，我可能是电影院里唯一一个经常拖着行李、只看半场电影的特殊观众。尽管如此，她却非常满足。

每次我归队后，妻子都会给我讲讲下半场电影的情节。她的讲述绘声绘色，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。

时至今日，我和妻子已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我不再是电影院里的特殊观众，但当年看“半场电影”的往事，已成为我与妻子共同的美好回忆。